

華東師範大學
東方文化研究中心 編譯

岡村繁全集 第肆卷

陶淵明李白新論

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元化 主編 陸曉光 俞慰慈 副主編

〔日〕岡村繁 著 陸曉光 等 征 譯

岡村繁全集 第①卷

陶淵明李白新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10-20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岡村繁全集,第肆卷,陶淵明李白新論/(日)岡村繁著;
陸曉光、笠征譯.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0

ISBN 7-5325-3187-2

I. 岡… II. ①岡…②陸… III. ①岡村繁-全集
②陶淵明(365~427)-文學研究③李白(701~762)
-文學研究 IV. I20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2)第 039826 號

本文集為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資助項目

岡村繁全集

第肆卷

陶淵明李白新論

[日]岡村繁 著

陸曉光 笠征 譯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guji.com.cn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89×1194 1/32 印張 14.125 插頁 7 字數 287,000

2002年10月第1版 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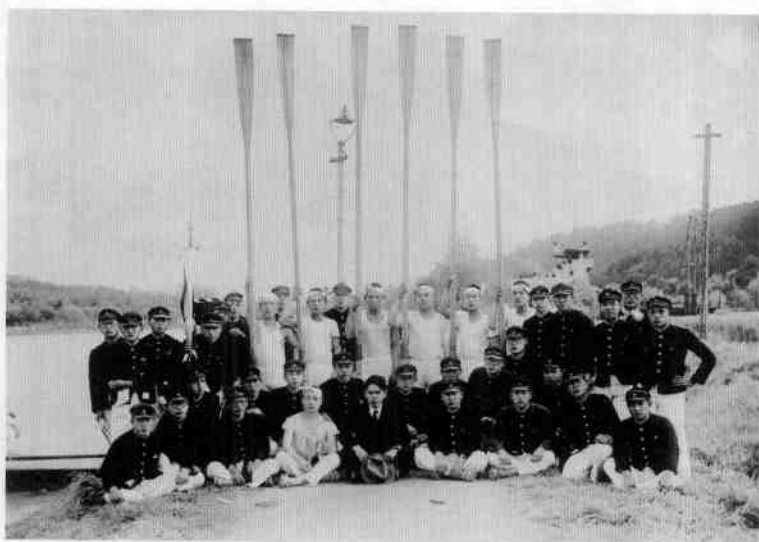
ISBN 7-5325-3187-2

I·1543 定價:47.00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廠聯繫。T:62662100



著者與中國學者的交流。王瑤先生（左二）、岡村繁博士（右一）。



滋賀縣師範學校賽舟優勝合影。年級委員長舵手
岡村繁（前排左四）。



著者初訪廣州時的合影。九州大學文學部教授岡村繁博士（左一）、九州大學校長田中健二博士（左二）、齒學部中田稔教授兼國際交流委員長（右二）、著者弟子笠征博士（右一）。



著者の書影。

序

《岡村繁全集》中譯本即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能够在這項中日學術交流工作中聊盡綿薄，感到十分高興。

岡村繁先生是當代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界有代表性的資深學者。他早年師從著名漢學家斯波六郎，斯波先生是二十世紀初日本研究中國學術文化的「京都學派」代表人物狩野直喜和鈴木虎雄的學生，其淵源直接來自于我國乾嘉學派。當年王國維亦曾為「京都學派」作出貢獻。岡村先生作為京都學派的後繼者之一，其學術風格繼承了日本的中國學研究傳統。這種傳統對於我們今天也可以提供某種借鑒。

中國學界對於岡村繁先生的名字並不陌生。二戰後日本學者對我國古代文論的研究首推《文心雕龍》，研究涉及有版本、注釋、翻譯、索引等方面。岡村先生最初研究成果是《文心雕龍索引》，這部書與王利器《文心雕龍通檢》均在五十年代問世，成為研究《文心雕龍》的重要的工具性著作。我結識岡村先生也是緣于《文心雕龍》研究。一九八三年我受中國社會科學院委派訪問日本，曾在京都、九州、

大阪、廣島、東洋等大學與不少日本學者會面。與岡村先生就是在那時認識的。他的熱情豪放性格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從那時起，我們經常往來，建立起真誠的學術友誼。

岡村繁先生是位勤奮扎實而勇于發表獨立見解的學者，在中國文學研究的諸多領域都有開拓性建樹。他的《文選》研究提出了與日本學術界不同的觀點，而以往日本學術界所認同的觀點正是以他的老師斯波六郎為代表；他對楚辭與屈原的關係也作過新的闡釋，這是在日本學術界率先提出的；他的《陶淵明新論》突出了陶淵明性格中的世俗性一面，也受到學術界矚目。

岡村繁先生作為一位有影響的日本學者，對中國文化十分熱愛。我們見面聚談，在許多問題上常常產生共鳴。他對中國文化懷有深厚感情是從他長年累月對中國文化的傾心研究中產生出來的。隨着研究的深入，他逐漸感受到中國文化的魅力。日本接納中國文化有悠久的歷史，不難理解，作為日本漢學家的岡村先生，他對中國文化的感情還包含着中日文化關係的歷史淵源。可能正是這緣故，使得他在涉及中日文化關係的研究方面，能夠不拘狹隘的民族觀念，不受學術以外因素的牽制拘囿，而發表自己的研究結論。兩年前，他應上海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和上海圖書館邀請，為滬上學術界作了題為「日本接受中國文藝的類型」的專題演講。演講中他追溯了日本古代各時期接納中國文學的基本狀況，並對日本學術界的一種主流觀點提出質疑。這種觀點認為日本平安時期出現的「物語」文學並未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而是在日本獨立文化環境中所形成的，從而稱其在世界文學中為獨創性的

文學樣式。岡村先生經過作品的比較和分析得出結論說，最初的「物語」文學與中國唐代「變文」有種種驚人相似之處，兩者存在着密切的授受性親緣關係。此外，對日本文學史上另一個出現于鎌倉・室町時期的「鏡物」文學，岡村先生也從中國文化史背景角度進行考察，指出它很可能與當時中國北宋末期司馬光《資治通鑑》的影響有關。這同樣是日本研究者一直未能解答的問題。他頗懷感慨地總結說：「日本是位于世界東端的海上小國，自古以來對中國和朝鮮半島擁有的悠久先進的文化之發展動向，懷着特別的敏感。正是這種宿命的敏感性，形成了古代日本接受中國文藝的特定模式。」從這番基于實證而發自肺腑的坦誠表述中，我們不難感受到他對中國文化的感情與他長期從事中國文化研究之間的密切關係。這種感情理應受到中國學術界的珍視。

中國文化對日本有着深刻影響，而日本對中國文化發展的影響在近代也十分顯著。從章太炎、王國維、魯迅、郭沫若等近現代人物的著作中，我們不難看到這種影響。在研究中國學術文化的領域中，我們對日本方面研究狀況的介紹和瞭解迄今還做得很少。如果說中國學術文化的價值並不限於中國自身的話，那麼我們對中國學術文化的研究視閥也就不能囿於本國範圍。就此而言，《岡村繁全集》作為外國的中國文化研究者的全集首次在中國出版，是一件有特殊意義的事情。

岡村先生承襲日本學者學風，重視基礎工作，培養學生從基礎入手，重視版本、訓詁、考據，以及資料索引等方面的研究。而這些基本方面在我們的很多研究中常常受到輕視。他的學生甲斐勝二曾回

憶以前在大學聽岡村老師上蕭統《文選》演習課的情況說：「上課前學生要做很多準備，首先要比較幾種版本和抄本中的相關部分，調查文字的異同；再做異同對照表；然後自己去調查現在能够看到的資料。上課中老師時常嚴格問學生，版本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異同，為什麼這個版本與那個版本的文字一樣而與另一個版本的文字不一樣。學生對這些問題有的能够回答，有的不能回答。不能回答的時候，老師常常手裏夾着一支香烟沉默地等待着，這時間對學生來說很長很長。學生就這樣漸漸掌握了對中國古典文章的閱讀法。」從中可以看到岡村先生的治學頗具中國清代乾嘉學者的遺風。這對于我國不重基礎工作的年輕一代學人來說，尤具啟迪意義。

岡村先生在其一九九一年的《文選之研究》出版後記（見本全集第二卷）中寫道：

近年來不知不覺中我已垂垂老矣，且疾病不斷。我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文選》研究已經難以再進一步推進。……不過，本書的每一篇都傾注了我的精魂，都是經過我再三撫摸而寫成，它們令我留連不舍，儘管其中仍然有一些不成熟。我想這些傾注心血的論考隨着學問的進步，也一定會或遲或早在將來某一天被後起的俊秀們超越。這是無可奈何的學術發展的必然。畢竟後生可畏。雖然這令人感到有點悵悵，但是為了《文選》研究的進步，我還是祈望着這一天的早日到來。

這樣的心情，是出自一位異國的中國文化研究者，令人感到彌足珍貴。雖然著者這裏所涉及的只是《文選》研究，但是我們不難想見他在已逾半個多世紀的中國文學研究生涯中的執着與期盼。岡村

先生今年已齒比八十，據他的學生說，他現在仍在盡力主持推進着十多卷本的《白居易全集》的日譯出版，又聽說他還期望着能每月在家中與他的弟子們一起進行《毛詩正義》的研讀會。我衷心祝願岡村先生健康長壽，所願如意。

本全集副主編陸曉光曾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十二年前由我介紹赴日本留學，拜師岡村先生學習兩年，現任華東師範大學東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另一位副主編俞慰慈博士也出身上海，是岡村先生的中國弟子，現在日本福岡國際大學任教。

最後，我要向參加全集翻譯的譯者們以及負責和擔任全集出版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各位表示衷心感謝。

王元化

二〇〇二年二月

前言

這次承蒙擔任主編的王元化先生和他爲首的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各位賢達的特別厚愛，拙著《岡村繁全集》全十卷得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付梓出版，作爲異國的中國文化研究者之全集而在中國出版尚乏先例，我緣此而有機會接受五湖四海的讀者方家們的指教和批評，這是我學術生涯中的無上光榮和最大快樂。在此我首先要向協力促成全集出版的所有朋友同好們深表謝意。

本卷收錄了《陶淵明新論》與《李白新論》，兩者都是我在九州大學和久留米大學任職期間，因不滿當時國內外學界流行之說而作，最初主要是以研究生爲對象的專題講演稿，後來再補充修訂成書。

（一）關於《陶淵明新論》

以往人們通常習慣于將東晉末期的陶淵明（三六五——四二七）視爲超俗詩人或隱逸詩人，由此報以種種敬仰和贊美。我在《陶淵明新論》中對這種傳統評價提出質疑，并通過論考而揭示其隱蔽着的世俗性。

這裏我想略述這部拙論迄今爲止的刊行過程。該項論考最初于一九七一年三月在九州大學文學

部的《文學研究》第六十八輯上，以《陶淵明論——支撐其超俗生活的世俗性》為題發表。當時立刻引起日本學界強烈反響，反響中贊否意見大體各半。其後不久的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它有幸受到日本NHK廣播電臺「市民大學講座」第二期的採用，緣此我有機會在該講座節目中以一個小時播送介紹拙論的概要。翌年即一九七四年的十二月，日本廣播出版協會出版《NHK叢書》，拙著作為其中一冊，改以《陶淵明——世俗與超俗》的簡明書名付梓出版。也許是我的論述頗使人耳目一新的緣故，該書出版後廣受矚目，以至在短短歲月間先後增印了約十次。

另一方面，出人意外的是隔海的臺灣似乎也很快獲知消息，居然在我全無所知之間，于一九七六年六月以「王玉瑞譯」的署名和《世俗與超俗——陶淵明》的書名，由臺北的常春樹書房刊行了拙著的盜版中譯本。不過，這一令我驚訝的盜版事件不久便偃息無聲，一則是該盜版很快銷售告罄，再則是由我的弟子笠征教授（福岡大學）和陸曉光博士（華東師範大學）合譯的拙著中文版，于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以《世俗與超俗——陶淵明新論》為書名在臺北的臺灣書店得以正式出版印行。本卷所載《陶淵明新論》即該譯本的重刊。

拙著最初的公刊本——即「NHK叢書」系的《陶淵明——世俗與超俗》——曾得到日本學者的書評反響，其主要者是：一九七五年七月，大上正美（現青山學院大學教授）的《陶淵明論的去向——岡村繁（陶淵明）》（載東京書籍出版《國語》一二九號），接着是十五年後的二〇〇〇年二月，大上正美在

其所著《阮籍、嵇康的文學》（創文社刊）中特設「陶淵明研究的可能性」一章，其中將吉川幸次郎《陶淵明傳》與岡村繁《陶淵明》並列論述，評價爲劃期性的代表作，並由此展望以後陶淵明研究的前景。

（二）關於《李白新論》

如果我們想盡可能切實考察李白詩歌，那麼就會遭遇與考察杜甫詩歌頗爲不同的境況：在基本的文獻資料方面，其貧乏首先就會使人產生近乎絕望的困惑，其中尤爲貧乏的是李白的傳記資料。不過，面對這一令人悲觀的研究境況，我們還是有幾許可尋出路的條件：其一是北宋時代李白研究者們的成果在曾鞏（一〇一九——一〇八三）的《李太白文集後序》中有殘存的反映；另一是與北宋刊本的直系相關的孤本——宋蜀刊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完全留存於東京靜嘉堂文庫中。我的拙著初稿就是以曾鞏《李太白文集後序》與宋蜀刊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爲基本資料，重新考辨追溯李白整個生涯中創作活動之推移踪跡的結果。

該初稿的製作時期大體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其後松浦友久教授發表了有關李白傳記的力作《李白傳記論》（一九九四年，東京研文出版社），又有詹鏌教授解說李白詩文作品的宏著《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全八冊（一九九六年，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因而，值此本《全集》出版之際，我進而參照上述方家等的名著而作了改訂增補。例如，在李白家庭出身問題上，我據新近所見而對陳寅恪以來的豪商說提出疑問；又如，在究竟是什麼支撐李白整個生涯及其文學創作活動的問題上，我認爲無疑

是游俠與道教、神仙。諸如此類都是最近的研究結果。

此外需要說明，一九八〇年我着手李白研究以來，間或亦涉及對若干相關問題的探究，其成果列載于本《全集》第五卷《唐代文藝論》的第二篇「李白研究」部分。諸論考題目如下：

第一章 李白與孟浩然（一九八三年三月，東京書籍《國語》二二七號）

第二章 李白《峨眉山月歌》考（一九八一年十二月，《荒木教授退休紀念・中國哲學史研究論集》）

第三章 李白的政治自負與其本質（一九八三年十月，東北中國學會集刊《東洋學》第五〇號）

第四章 李白與他的妻子們（一九八五年七月，《古田教授退官紀念・中國語學文學論集》）

以上甚願讀者與本卷《李白新論》一起參閱。

最後，我謹對為《全集》賜序的主編王元化先生，對擔當第四卷《陶淵明李白新論》翻譯的副主編、華東師範大學東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陸曉光博士和日本福岡大學教授笠征博士以及承擔本卷出版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有關各位，表示由衷的感謝。

目 錄

序	王元化
前言	岡村繁

陶淵明新論

序章 受人仰慕的隱逸詩人	三
--------------	---

第一節 陶淵明偶像	三
-----------	---

一 《五柳先生傳》	三
-----------	---

二 《桃花源記》	六
----------	---

三 《歸去來兮辭》	八
-----------	---

四 採菊東籬下	一一
---------	----